

福斯脫著

何家槐譯

小說與民衆

生活書店發行

小 說 與 民 衆

福 斯 脫 著 何 家 槐 譯

生 活 書 店 發 行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七 年 三 月

目錄

第一章	引言	一
第二章	馬克斯主義與文學	一四
第三章	真實與現實	二六
第四章	小說與現實	三七
第五章	當成史詩看的小說	五三
第六章	維多利亞時代的退縮	六九
第七章	普羅米修士們	八七
第八章	英雄之死	一〇八
第九章	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	一二八

第十章

富有生命的人們

一四一

第十一章

喪失了的散文藝術

一六五

第十二章

文化遺產

一八〇

第一章 引言

這部論文，並不企圖論及藝術與生活的整個關係——論及這麼廣大的範圍。它有一個更小的目標：考察英國小說的現狀，究明那種破壞曾經這樣穩固地支持過小說的基礎的觀念危機，以及預言什麼才是小說的前途。

關於這一點，我或者可以說我是相信小說是有前途的，雖則它祇有一個很危殆的現狀。它是我們文化中的偉大的民衆藝術，是我們祖先的史詩和 *Chanson de geste*（法國英雄詩——十一世紀至十五世紀）的繼承者，它將繼續地存在下去。生活的意義就是變化；可能地，不一定是好的變化——至少在藝術中是如此，却始終是變化。小說如果要保持它的生氣，那必須有所變化，本書內容，主要的就是這些變化。

在人類歷史的過程中，新的藝術已經產生了——例如電影，可是迄今還沒有一種

藝術曾經完全消滅。人們堅執着自己意識上的任何進益，堅執着能夠提高他對於自己所棲息着的現實世界的敏感性的任何事物。小說也是一種新的藝術。不錯，它的根源得追溯到很遠，得追溯到 Trimalchio 的 Banquet Daphnis 和 Chloe，也許還得追溯到更遠的 Herodotus 去。可是有它自己的特徵和法則，而且普遍地被接受和被了解的作為藝術之一的小說，却是我們自己的文化的產物，首先是印刷機的產物。

小說只是文學的一部分，這是真的；但在某一種意義上說，戲劇也只是文學的一部分，却不見得有人會否認戲劇本身就是藝術。小說不僅是虛構的散文，而是個人生活的散文，是最先企圖把握個人生活的全面，給以表現的藝術。福斯脫 (Foster) 君曾經指出小說和其他藝術區別的最大特點，就是它能使秘密的生活顯現出來，因此小說是在詩歌、戲劇、電影、繪畫，或者音樂中不同的觀點觀察現實。

所有這些都能表現小說所不能表現的現實諸態。可是它們之中沒有一種能夠和它一樣十全十美地表現豐富的男女兒童的個人生活。這原因，我打算稍後再說。我在這

裏祇能以敘述事實爲滿足，我請求讀者暫時也容許這個。

在小說這門藝術之中，是不是真有這麼一種危機，使人們不得不著書論列，不得不像你們當看見有人朝着你們知道一定會引入危險的方向走去的時候所做的那樣大聲疾呼——以圖引起人們的注意的呢？是的，現在大多數的專門家，都同意英國小說是正陷在一個悲慘的境地中，都承認事實上它已迷了方向，失了目的。小說最重要的憑藉，原是它被廣泛地閱讀着的這件事實，可是現在它却很快地成爲不堪卒讀的了。

自然，這意思並不包含一個對於便宜叢書的致命的打擊。現在被讀的小說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要多些，可是這些被讀的書實際上却是不堪卒讀的。因爲奇論異說不合飢餓者的胃口，所以我想解釋一下我所見到的情形。

第一，是有着一個質的危機。當然，從沒有一個時候會有這樣多的作家製作出色的通俗小說這種，現在有我們直接的幻想，當我們在無線電關掉（或者甚至在它一直開着的時候，）或者在火車中，或者在海邊的時候，我們會得很愉快地讀着它們。讀了一

遍就不高興再讀，除了極偶然的機會，就是在已經完全忘掉它們，一直讀到半途我們才記起原來已經讀過的那種場合。這些小說，除了是剛剛湊巧，却不是我們願意在此敘述的，因為它們並不是描寫現實。

自然他們的作者企圖描寫一個真實的世界，但他們所成就的現實效果，除非由於某種與作者毫無關係的個人機遇，由於讀者而不是由於作品的例外，是不夠產生那種使得我們的情緒緊張，心神集中，把我們帶入那個那些透過他們的眼光，觀察而且已經觀察了我們決計不能忘却的經驗的人們的世界的那種強烈的震動。

現代的小說批評家一星期又一星期地耕着印刷品的憂鬱的田畝，只是用嘲諷的厭惡來躲避那些二流的情緒和幼稚的敘述。Cyril Connolly比一般的批評家來得坦白，他告訴我們他無論如何讀不完他所要批評的著作。他那些有趣的論文，總算是我們的幸運，通常大半都是說他自己的意見，倒是很少發揮對於那些供給Connolly以充分的可憐的素材的宏論。

奇怪得很，壞書的充斥，原因倒並不在於讀者羣衆的增加。這現象之所以發生，是由於不斷增加的讀者羣衆的嗜好，已被出版家所左右了。讀者不再能隨心所欲的得到書籍，却非得愛好一切從出版巨人那裏所能得到的東西。

這些鉅大而且高度地合理化了的商店，多半佔有自己的印刷所和裝釘處，也具有現代營業的主要條件——銀行裏的靈活的透支，它們不得不找大量的書籍來維持它們的進行。它們不斷地需要新書，特別是小說，因為小說作者索酬較廉，他的書可以更便宜地印行，而且，如果這些小說的確沒有絲毫獨創性，那末一定可以在圖書館裏得到很好的銷路。

出版家們爲着互相競爭，爲着保持自備印刷所的發達，或者，在沒有自備印刷所の場合，滿足那些替他們代印書籍的印刷公司老闆們的慾望，就非得大量的生產。他們所印行的是些什麼東西，他們是不過問的。不論是廢物或者一本未被發現的傑作，都會得用同一的方式和同一的紙張排印，也會得用同一的布料裝釘，加以同樣灰暗的外套，賣

給同樣的圖書館。不論是廢物或者傑作，出版家們在廣告中都會宣稱這是一冊名著，至於大多數的批評家們，很早以前就已放棄了無望的選舉任務，會得依照時代潮流或者和出版家們的個人關係，而或多或少地懶洋洋地接受出版家們的評價。

在這巨大的出版遊戲的過程中，作者自己只不過是一個零吧了。當他的書籍賣出了以後，他成了一個名人，這使他得到幾分獨立性，可是他還只是這一遊戲中的，被轉移到營業的公開一邊去的部分。這時商人待他當然會帶幾分尊敬，可是這把握得很恰當的尊敬，也可以被利用為賺錢的工具。

關於作者出名，每月俱樂部各種書籍，吹捧，利用報紙的手段，以及所謂廣播文學的『服務』等等，都可以說得很多，可是這對於本文並沒有多大意義。

使我們——作者和讀者一樣——發生興趣的，乃是出版是大營業裏面的主要一環的這個事實。出版家被那種我們的父母老是稱為『生活現實』的力量所驅使，責備他們是愚蠢的。我們要指出的事實，只是這種現象在文學上——尤其是在小說上所發

生的影響，已經是很可悲的了。書業目標中的質已經消失，量已經代替了它的地位。

除此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危機——小說家所抱世界觀的危機。不管有這壞小說和壞書籍的可怕的洪水，可是現在也有好的小說家和誠實的工人生產着。從勞倫斯（D.H. Lawrence）死了以後，還只有很短的一個時期。詹姆士·喬埃斯（James Joyce）和福斯脫（E.M. Forster）還活着。李倍加·威斯脫（Rebecca West）愛爾特·赫胥黎（Aldous Huxley）以及半打左右的作家都還在嚴肅地、意識地寫着小說，不管他們的成功如何。

放在真正作家面前的困難，是很嚴重的一個作家當比別的藝術家更多的表現自己的國家。他的小說被全世界所翻譯和閱讀。昨天的英國，在國外是以威爾斯（Wells）吉伯林（Kipling）高爾斯華綏（Galsworthy）和康拉特（Conrad）這些人的作品來批判的。今日的英國，主要的是以赫胥黎為批判的標準，在他以後，是幾個在翻譯中剛被認識的青年作家。

因此小說家對於他祖國的現在和過去，都負有一種特別的責任。他從過去所繼承的遺產是重要的，因為這表示在他祖國的文化遺產中，是那些在今天還有它的意義。他對於現在所說的話，也是重要的，因為他是表現着時代精神中的最生動的一部分。說小說家並不關心別人對他作品的態度，並不很對。他所接受和表現的東西，完全是他自己的事情。

雖則是他自己的事情，可是他無論如何不能使他自己超然於外界對他作品的反響。在一個國家主義已經在最自私和破壞的形式中瘋狂了的世界裏面，一個嚴肅而且重要的作家對於國家主義的態度，是很重要的。我們可以很信任的說，現在每一個嚴肅的作家，都很懂得他們之中的大部分都正極其關心着我們已經提過的問題。

作家可以因着宗教而放棄他的國家嗎？*Evelyn Waugh*已經這樣做過了，可是結果却只是使他投入了另一國家的國家主義的懷抱。很顯然的，羅馬的加特力教是在支持法西斯蒂的意大利，支持這個除了德國，就要算是現代國家中最會侵略的，最殘暴的

國家。他可以接受勞倫斯的種族與血緣的崇拜的結論嗎？因此，像 Henry Williamson 似的，他結果會得支持納粹的文化，支持它的中古宗教裁判所的理論和戰爭的『精神』的榮譽。

Evelyn Waugh 曾經替苦行修士 Edmond Campion 做過傳記，而且曾經得過霍桑頓獎金，這是英國作家所能得到的二大榮譽之一。可是莎士比亞或者馬洛 (Marlowe) 會把康冰當成一個苦行修士嗎？或者他們會不傾向這種見解，就是在英國爲着民族解放而鬥爭，爲着創造我們民族文化的條件而鬥爭的時候，他的活動不是很恰當地被莎士比亞所描畫了嗎？——

『時代的愚人，

他爲着罪惡而生，

却爲着善良而死。』

很清楚的，現代作家要很清楚地分別真正民族的東西和那些只是近似民族的或

者反民族的東西。過去和現代是一樣的重要。我們要把過去帶着向前進，所以我們要注意不要負擔過重，我們能夠從過去選擇那些真正與我們有幫助的東西，而暫時地丟掉那些與我們有害的東西。

世界觀的危機，是與哲學有關的，因此也與形式有關。大戰以後，大多數英國作家的哲學觀，曾被歐洲自由主義者的殘餘雪格蒙·弗羅特（Sigmund Freud）所深深地影響（原註）心理分析，由弗羅特發展的結果，已成了個人的崇拜，知識安那琪的極端。它在最近的二十年來，無疑地比別的理論體系更多地影響着英國的小說。雖則有許多很有獨創性的著作，所以那樣的感動人，是要歸功於弗羅特的個性發現的，可是它也幾乎帶來了完全的知識破產。

現代作家的最後一個苦悶，是我願意稱之爲社會問題的東西。一個小說家對於他

（原註）這句話是從Day Lewis那裏借用的。

所生活着的世界的問題，難道能夠完全忽視嗎？難道他能夠充耳不聞備戰的喧聲嗎？難道他能夠閉目不視他祖國的現狀嗎？在他看到自己的周圍滿是恐怖，而且生活在一個專門以維持自私貪婪的神聖爲職志的國家名義底下，每日被剝奪着的時候，他能夠啞然無言嗎？

開始感覺到眼、耳、聲音——事實上都是感覺的器官——都是對於人類社會的刺激，負有反應的任務的這種作家，是一天多似一天了。他們開始感到這些器官並非只是一向當成『藝術』領域的精神世界的被動的僕役。他們懂得他們是生活在一個人類命運被決定的時代裏，他們很憤慨那種以爲一向以自己的人道主義自豪的人們並不關心人類命運的意見。

他們注意到對於文化的將來，有兩種重要的意見。一種相信文化可以在私有財產以及在獨裁的民族主義國家中表現出來的戰爭和瘋狂的自私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另一種却相信人類正在爭取着一些以社會財產爲基礎的新的價值，這可以阻止戰爭，毀

滅民族主義，而用在世界文化中聯合着的富強民族的自由成長去代替。

大多數的作家，或多或少地傾向於第二種見解。一些頭腦比較更清楚的作家，都感覺到這樣一種新文化大半會是正被勞工階級所領導着的鬥爭的結果，而且這種新文化的開始，已在蘇聯很明白地顯現出來。這使得他們對於馬克斯主義，對於勞工階級的革命集團和包括着一七〇百萬居民的偉大的蘇維埃聯邦的人生觀發生興趣。

雖則工人運動和俄國革命本身也許是好的，可是馬克斯主義因為它是一個『唯物的』哲學，是和藝術表現互相敵對的哲學。這種見解一直流行到現在。這種見解普通都是以爲馬克斯主義『用教條束縛着藝術家』。

現在這種見解大概不再有了。人們已經更了解馬克斯主義。可是一般地講，這見解還是流行着的，甚至在同情於馬克斯主義的人們中間，也還是有很多人仍然相信像『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或者『革命小說』這類公式，是不能怎麼接受的，除非當作政治的標語。

本書的目的，就是想說明英國的小說——因此也就是那些困惱着英國小說家的問題的解決的前途，實實在在是依賴着馬克斯主義和它的藝術公式『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因為這可以聯結和復活文學中的左翼勢力。

九想·要·加

附·其